

费拉里小说三篇

(法) 吉罗姆·费拉里

孙婷婷 译



作为 2012 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作家吉罗姆·费拉里（1968—）的履历中有两点比较引人注意。“科西嘉人”的出身和哲学专业的背景。费拉里的出生地虽然是巴黎，但他的父母都生长于科西嘉，费拉里自己也有一段岛上生活经历，他初涉文坛的《死亡变奏》（*Variétés de la mort*, 2001）以及斩获龚古尔奖的《罗马陷落之布道》，都瞄准了科西嘉岛这个“检测普遍性的绝佳实验室”。此外，费拉里拥有巴黎一大的哲学学士学位，并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，一直辗转各地（包括科西嘉岛）担任中学哲学教师，职业性的思考经常让他的作品带上浓厚的哲理色彩。

费拉里从第五部作品《一神一动物》（2009）开始，基本确立了其尖刻锐利的写作风格。2010 年的《我将灵魂遗于何处？》一经出版，便赢得批评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，获颁两项文学奖。此后，他将所谓的“费拉里风格”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直到写出巅峰之作《罗马陷落之布道》。然而，在第一部作品《死亡变奏》发表的 2001 年，费拉里只是个文坛新人，该书收入他从 1995 年到 1999 年间所写的九个中篇，还没有形成后来极富辨识性的风格，甚至因为刻意的挑衅和过于张扬的玩世不恭等“瑕疵”，受到时人的诟病。不过，回过头去追溯作家的成长历程，可在该书中窥见他对

后来许多作品的“铺垫”：比如“预告”了一系列的主题以及某些人物；比如写作风格虽尖刻犀利，却不乏幽默；好几篇格调沉重的故事里，已经涌现较多的悲悯和同情；再比如普鲁斯特式的大长句已经初见端倪——哪怕“文不加点”，也无碍表达的磅礴和流畅。

集子里的九篇小说质量良莠不齐，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，某些人物和若干主题会重复出现，呈现出彼此呼应的连贯性。我们选译的三篇就极好地反映了这个特点。《操作理念》（*Concepts opératoires*）的写作时间最晚，却被置于起首的位置，因为它揭示了几乎贯穿费拉里所有作品的两大主题：空虚和重复。空虚和重复以外，一切皆为虚幻。某种哲学框架已经完整地搭建起来：除了尼采（实际上，“死亡变奏”这一标题就源自尼采的名言“生只是死的一种变体”），我们大概还会想起在“莫扎特的优雅”中听出“葬礼的回声”的齐奥朗。科西嘉岛“独特的”历史和身份被揭穿，岛上的人生也是“对空虚的某种重复，内蕴在一个总体的重复模式中”，只不过更透明、更本真、更纯粹。《高龙巴》（*Colomba*）以梅里美的同名短篇小说为蓝本，描写了一个“空虚”为内因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，延续了《操作理念》中对科西嘉岛虚假的光荣历史的批判。作为终结篇的《瞳孔放大》（*Mydriase*），写作风格则已经比较鲜明：对话往往被完整地纳入叙事，而且鲜少使用标点，诸多的从句彼此接续或者并列，形成行云流水般的长句，小说最后一幕的死亡场景以其颇富画面感的诗意描写，也初步展现了作家后期的成熟文风。从主题来看，《瞳孔放大》深化了人性的黑暗：对虚幻的渴望与淫欲、残忍为伍，又包裹上谎言的外衣，而占据首位的谎言或曰虚伪，便是《操作理念》中业已论及的“性”。

书中对性爱和性暴力的描写精细而又粗粝——两个反义词的张

力奇妙地达成一种和谐：谈论“性”时，语言的粗俗有种“中二”的叛逆和挑衅，刻画性爱场景时，笔触逼真而确切，既不隐瞒事实，也不过多流连，火候拿捏到位，免除了“窥淫”之嫌。统一的男性视角以及无一例外的女性形象——被嘲讽或是泄欲的对象，容易让人产生女性主义的诉求，但细品之下，总会发现深层的讥讽与悲凉：女性固然“仍以让人动容的努力，继续寻求谎言的庇护”，男性又何尝不是用“我过去是有思想的人，我的性器是思想的武器”来麻痹自己？甚至，男性更因为懦弱，滋养出仇恨和自卑（自卑又变成对他人的轻蔑），人为地导致了原始的兽欲和空灵的爱情之间的对立。《瞳孔放大》中马克叔叔对爱情的错失即是一例。总之，在“存在”的重压下，男女都无法逃离空虚的泥淖，哪怕是“所有人都趋之若鹜的性”，最终也“让任意一个可以真正享受性爱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，这就证明了欲念的虚妄”。

既然谈到了“性”，不妨宕开一笔，看看费拉里的性别观。虽说判断一个作家的观点，不能完全以他的虚构作品为依据——虚构作品不等于其个人言论（费拉里借助叙述者之口，尤其强调了他和作品中“我”的距离“我们可以一边说着‘我’，一边又护住自己的身份而不必谈论自己”），但书中与男性视角下的色情片如出一辙的性爱画面，对女性的花样迭出的侮辱性称呼（感谢这方面同样丰富的汉语词汇），以及篇幅最长的《甜杏仁油》中对女性的过分轻慢（因此被译者略去）……还是多少暴露了作家对女性的俯视态度。不知能否奢望，在费拉里今后的作品里，女性面对男根可以不必屈辱地低下头去。毕竟，某种意义上讲，一个男作家的伟大，更在于他清醒的自嘲，而非盲目的自恋。

译者